

殺手三人組

作者: 無限殺手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前言

主角：我(俊峰)、二哥(俊豪)、大哥(俊凱)

第一回：影子、烈酒與我

在城市最幽暗的褶皺裡，光線是種奢侈品。我們三個人坐在這間連招牌都沒有的酒吧角落，空氣中瀰漫著廉價菸草與硝石的味道。

我們就是這座城市的「清理工」。沒有壯烈的人設，只有精準的效率。

1. 沉默的精密機器

坐在我對面的是大哥—俊凱(代號為「狼王」)。他那雙骨節分明的手正輕巧地拆解、保養著一柄改裝過的狙擊步槍。他從不廢話，就像他射出的子彈一樣，從不偏移，也從不留餘地。對他而言，生命只不過是一串需要被歸零的座標。

「這次的目標在頂層，風速三級。」俊凱冷冷地開口，聲音像冰塊撞擊杯壁。

2. 游走邊緣的優雅

坐在我右手邊的是二哥—俊豪(代號為「玫瑰」)。她穿著一身裁剪俐落的深紅西裝，指尖夾著一支細長的薄荷菸。俊豪負責滲透與撤退計畫。他的武器不是槍械，而是對人性的極度掌控與致命的微量毒素。他能在五分鐘內令整棟大樓的監控系統癱瘓，也能在談笑間讓目標在不知不覺中停止心跳。

「監控我處理好了，」玫瑰吐出一圈煙霧，嘴角掛著一絲危險的笑意，「剩下的是苦力活。」

3. 最後的「保險」

最後是三弟—我(代號為「影子」)。

我是這支三人組的「中衛」，也是最後一道防線。大哥(俊凱)負責遠程壓制，二哥(俊豪)負責無聲暗殺，而我，負責處理意外。當計劃崩潰、槍聲響徹走廊時，我會握緊手中的雙刃，在近身交火的混亂中，為他們開闢出一條血路。

我的工作最不優雅，卻最為必要。我的手掌佈滿了老繭，那是無數次在窄巷中搏命留下的印記。

行動與落幕

當晚，霓虹燈在細雨中扭曲。

俊凱在對面商廈的頂層就位，十字準星鎖定了目標的額頭；俊豪化身成服務生，優雅地避開了所有紅外線感應；而我，蹲伏在大樓的通風管道入口，聽著耳機裡傳來的呼吸聲。

「倒數三，二，一。執行。」

一聲微不可察的悶響，目標倒下。警報聲隨即撕裂了夜空的寧靜。

我從暗處躍出，手中的短刀在月光下劃出一道冰冷的弧線。保鏢們甚至沒來得及拔槍，我就已經切斷了他們的攻勢。三分鐘後，我們在後巷的黑色轎車旁匯合。

「結束了。」我發動引擎，冷淡地說道。

車窗外，城市的喧囂依舊，沒人知道這座城市的齒輪剛剛被我們強行撥動了一格。我們是影子，是這座灰暗城市裡，最安靜也最致命的協奏曲。

第二回：邀請

當那輛黑色的加長型轎車在偏僻的碼頭攔住我們時，大哥俊凱的手已經搭在了大衣下的槍柄上，二哥俊豪的指縫間也夾住了那枚淬毒的髮簪。

車窗緩緩降下，露出一張蒼老卻威嚴的面孔。那是「黑龍會」的老大——龍爺。他沒有帶武裝部隊，身邊只有一個神色冷峻的司機，這份膽識讓我們壓下了即刻動手的本能。

「『狼王』、『玫瑰』、『影子』。」龍爺的目光依次掃過大哥、二哥和我，聲音沙啞卻有力，「三位在灰城的『作品』，老夫欣賞很久了。」

兩天後，我們坐在龍爺私人宅邸的露臺上。這裡與我們棲身的陰暗酒吧完全不同，桌上擺的是年份久遠的威士忌，遠處是整座城市繁華的燈火。

「加入組織，你們不再需要為了酬勞去接那些零散的髒活。」龍爺推過來一份合約，或者說，一份權力地圖，「情報、軍火、醫療，甚至是合法的身份。只要你們點頭，這座城市的一半，都將成為你們的後盾。」

二哥輕輕搖晃著酒杯，晶瑩的液體映射出他沉思的眼眸。他喜歡掌控感，而組織能給予他前所未有的信息網絡。俊凱則依舊沉默，但他看著那份清單上列出的先進狙擊配件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絲難得的狂熱。

我的直覺——輪到我了。

身為團隊中的「保險」，我習慣從最壞的角度思考問題。在野外狩獵的狼是自由的，雖然飢一頓飽一頓，但靈魂屬於自己；而一旦戴上項圈，獵犬的生死便掌握在主人的一念之間。

「龍爺。」我開口了，聲音低沉，「我們習慣了在陰影裡走路，習慣了不聽命於任何人。進了組織，規矩會變多。」

龍爺笑了，那笑容像是一隻盤踞多年的老狐狸：「規矩是給普通人定的，對於人才，我一向給予最大程度的豁免。我需要的不是奴隸，而是三把能幫我切開敵人心臟的利刃。」

我們三人的目光在空中交匯。大哥點了點頭，二哥微微挑眉，而我知道，在灰城這種地方，當一個龐然大物向你伸出橄欖枝時，拒絕往往意味著戰爭。

與其成為敵對目標，不如成為那個揮動屠刀的人。

我拿起桌上的金筆，在龍爺注視下簽下了名字。

「明智的選擇。」龍爺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他的手心冰冷，像蛇的鱗片，「明天開始，會有人帶你們去新的基地。你們的第一個任務，是去清理掉那些不守規矩的『老朋友』。」

走出宅邸時，夜風比往常更冷。我們雖然穿上了昂貴的西裝，獲得了最強大的靠山，但我握緊腰間短刀的手卻沒有放鬆。

我知道，從這一刻起，我們不再是自由的影子，而是淪為了這座權力迷宮裡，最昂貴也最危險的棋子。

第三回：初次試煉

這是我加入「組織」後的第一個夜晚。這座城市並沒有因為我們換了身昂貴的西裝而變得溫暖，反而更像一隻準備擇人而食的巨獸。

二哥坐在副駕駛座，膝蓋上放著一台輕薄的筆記型電腦，螢幕的藍光映照在他那張帶點邪氣的臉上。他修長的手指在鍵盤上飛舞，那是他切割這座城市防火牆的手術刀。

「後門開了。」二哥低聲說，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討論晚飯，「三樓走廊的監視器會進入十五秒的循環，紅外線感應器已停用。我們有三分鐘的時間。」

後座的大哥沒有說話，他只是在黑暗中最後檢查了一次消音器的螺紋。他那雙原本用來扣動遠程扳機的手，現在正握著一柄經過特殊消光的短筒衝鋒槍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推開車門，雨水瞬間打濕了我的領口。我的任務很單純：帶頭衝進去，確保目標沒有任何開口的機會。

走廊間的死神

我們像三道黑色的閃電，無聲地穿過側門。

三樓的走廊鋪著厚厚的地毯，皮鞋踩上去幾乎沒有聲音。目標——那個背叛龍爺、企圖捲款潛逃的前任帳房，此刻正躲在豪華套房裡尋求最後的庇護。

二哥在門鎖上一抹，微型破碼器閃過一道綠燈。門鎖發出極輕微的「喀噠」聲。

我第一個衝了進去。

保鏢甚至還沒來得及從沙發上站起來，我的短刀已經精準地劃過了他的喉嚨。沒有電影裡的慘叫，只有像漏風風箱般的嘶嘶聲。溫熱的血液濺在我的手背上，那種黏稠的感覺讓我體內的野性瞬間甦醒。

與此同時，大哥的衝鋒槍發出了低沉的悶響，像是有節奏的鼓點。走廊另一側試圖拔槍的兩人應聲而倒，彈殼掉在地毯上，連一點聲響都被吞噬了。

終結

房間最深處，那個發胖的男人正縮在辦公桌下發抖。他看著我們，眼神裡充滿了恐懼與絕望。

「求求你們.....我可以給你們兩倍.....不，五倍的錢！」他哭喊著。

俊豪走到桌邊，優雅地關掉了男人正準備啟動的警報裝置，嘴角帶著一抹嘲弄的笑。俊凱則安靜地退到門口，警戒著後方。

我走到男人面前。

那一刻，我意識到這不再是以前那種為了生存而進行的「清理」，這是一場宣告，宣告我們正式成為

了龐大暴力機器的一部分。

我沒有猶豫，手腕一轉，匕首沒入了目標的心臟。

他抽搐了兩下，隨即安靜下來。房間裡只剩下我們三人的呼吸聲。

「撤。」我收回刀，在對方的昂貴襯衫上抹去血跡。

當我們再次回到黑色轎車時，俊豪已經恢復了平時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樣，俊凱則再次陷入了沉默的武裝狀態。我發動引擎，看著倒車鏡裡自己那雙冷徹心扉的眼睛。

殺戮正式開始了。這不是結束，而是我們在黑暗深淵裡，跌得更深的開端。

第四回：理智崩解

如果說大哥俊凱是一把沉默的長槍，那麼二哥俊豪原本就是一支優雅的毒針。但在加入組織後的第三個星期，俊豪——我們一直以來最冷靜的二哥，卻無故變得瘋狂。

沒有任何預兆，也沒有任何傷病。

混亂的序幕

那是一次例行的盤查任務，目標只是幾個在組織地盤偷貨的小毛賊。按照以往，俊豪會優雅地坐在車內，用筆電操控現場的所有電子設備，讓我們像收割莊稼一樣輕鬆解決戰鬥。

但那天，他推開了車門。

他手中握著一把不屬於他的和他不擅長的重型右輪，臉上的神情不再是那種玩世不恭的笑容，而是一種極度亢奮、近乎痙攣的狂喜。他衝進了窄巷，在我們反應過來之前，扣動了扳機。

火光在狹小的空間內瘋狂閃爍。他沒有瞄準要害，而是像是在創作一幅血腥的壁畫，將子彈傾瀉在目標的四肢上。他一邊開火，一邊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低笑聲，那聲音聽起來像是喉嚨裡塞滿了碎玻璃。

「二哥！停下！」我衝過去想奪下他的槍。

二哥轉過頭，那雙原本冷靜的眼睛此刻佈滿了血絲，瞳孔放得極大，裡面燃燒著一種陌生的、純粹的毀滅慾。他看著我，卻又像是在看著某種不存在的怪物。

失控的代價

回到基地後，俊豪的狀況並沒有好轉。他開始毀壞自己的電腦——那些他曾視為生命的精密儀器，現在在他眼中似乎成了監視他的惡魔。他用指甲在牆上刻下凌亂的符號，指尖鮮血淋漓也毫不在意。

大哥站在門口，手緊緊握著槍套，那是他第一次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。

「他聽不見我們的聲音。」俊凱低聲說，聲音裡透著一絲寒意。

確實，二哥現在的世界裡只有他自己。他會突然對著空氣咆哮，或是對著空無一人的角落竊竊私語，內容全是一些支離破碎的詛咒與大笑。當組織的醫療官試圖靠近時，他竟然用牙齒生生撕下了對方手臂的一塊肉，眼神中閃爍著瘋犬般的光芒。

崩潰邊緣

龍爺對此保持了沉默，那種冰冷的目光讓我們意識到，在組織眼中，一把壞掉的利刃是沒有保留價值的。

我看著蜷縮在角落、不斷抓撓地板的二哥。他曾經是我們三人組的大腦，是那個在最危險時刻還能談笑風生的二哥。而現在，他只剩下純粹的瘋狂，像是一台齒輪全部崩碎、只能快速空轉的機器。

「我們得帶他走。」我看向大哥，手心全是冷汗。

但在這浩大的組織森林裡，帶著一個徹底瘋掉的同伴，無異於在深夜的荒原中點燃火把。俊豪再次發出了那種尖銳的笑聲，他猛地抬起頭，對著我們露出了一個扭曲至極的笑容。

他(二哥)徹底瘋了，而我們的地獄才剛剛升溫。

第五回：殘響

組織的基地座落在灰城北郊的一座廢棄化工廠地下。這裡空氣中總帶著一股揮之不去的苦杏仁味，那是化學藥劑與死亡交織出的氣息。自從我們加入組織後，原本那種在街頭流浪的野性被一種病態的規律所取代。

大哥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，他幾乎二十四小時都待在射擊練習場，子彈出膛的轟鳴聲是他唯一的語言。而我，作為這支三人組的「保險」，每天都在龍爺那張密密麻麻的處決清單中掙扎。

然而，最大的變數出現在二哥身上。

二哥俊豪，那個曾經能在三分鐘內駭入銀行系統、在談笑間用一根髮絲解決目標的男人，現在變成了我們最大的夢魘。他的瘋狂並非漸進式的，而是像一道黑暗的惡耗，瞬間擊碎了他理智的脊樑。

「你看見了嗎？」二哥蹲在基地的通風口下方，指著空無一物的黑暗，聲音尖銳得像是金屬摩擦。他的手指不斷抓撓著水泥牆，指甲蓋已經掀開，留下十條暗紅色的血痕。

「二哥，那裡什麼都沒有。」我試圖靠近，手心卻不自覺地滲出冷汗。

「不.....它們在爬。龍爺在它們身上裝了眼睛，所有牆壁都在看我。」二哥猛地轉頭，那雙佈滿血絲的眼睛死死盯著我。他的臉頰消瘦得凹陷下去，原本整潔的深色襯衫此刻沾滿了不明的污漬與乾涸的血跡。

他不再使用筆電，而是開始用牙齒撕咬電纜，說那樣才能「聽見」城市的恐懼。

龍爺終於給了我們新的任務。這是一次對敵對幫派「紅蓮社」的最後清剿。

「帶上俊豪。」龍爺坐在高位上，陰影遮住了他的雙眼，唯有香煙的火星在黑暗中一閃一滅，「如果他壞了，就由你們親手修好他，或者.....報廢他。」

這是一道死命令。

任務當晚，大雨滂沱。紅蓮社的據點是一座位於舊城區的廢棄劇院。俊凱在高處的鐘樓就位，冷冷的槍口指向劇院唯一的出口。我帶著俊豪從側門滲入。

原本應該由二哥負責的電子干擾，現在只能由我笨拙地操作。而二哥，他穿著一件寬大的雨衣，懷裡抱著一堆從基地偷出來的雷管，嘴裡哼著一首不成調的童謠。

「二哥，跟緊我。」我低聲叮囑。

二哥沒有回答。進入劇院大廳的那一刻，他突然爆發出一陣狂笑。那笑聲在空曠的劇院裡迴盪，驚動了所有的守衛。

「派對開始了！大家都在看戲，對吧？」二哥猛地衝向大廳中央，完全不顧迎面而來的子彈。

他展現出一種令人戰慄的戰鬥本能。他不再隱蔽，而是像一頭受傷的野獸，直接撞進敵陣。他手中的短刀不再精準，而是瘋狂地揮砍，每一刀都帶著撕裂一切的恨意。

「大哥！壓制啊！壓制啊！」我對著無線電狂吼。

鐘樓傳來沉悶的槍響，一名試圖從背後偷襲二哥的敵方狙擊手頭部炸裂。但二哥完全不在乎救援，他抓起一名受傷的守衛，竟生生咬斷了對方的頸動脈，鮮血噴了他滿臉，他卻在血泊中跳起了滑稽的舞步。

「瘋了……他徹底瘋了。」耳機裡傳來大哥絕望的聲音，那是他第一次在任務中動搖。

任務完成了，「紅蓮社」被血洗，但我們並沒有勝利的喜悅。

回程的車上，二哥被我和大哥合力用鐵鍊鎖在後座。他不斷撞擊著車窗，發出野獸般的嘶吼，隨後又突然安靜下來，對著車頂流口水，眼神空洞得像兩口枯井。

「我們不能把他交給龍爺。」大哥握著方向盤的手指節泛白，「組織會把他送進實驗室，在那裡，死都是一種奢望。」

我轉頭看著二哥。他曾經教我如何分辨不同槍械的後座力，曾在慶功宴上開玩笑說要帶我們去開一家合法的偵探社。現在的他，只是這座殘酷城市餵養出來的一件瑕疵品。

「龍爺也已經知道他失控了。」我閉上眼睛，感受著疲憊如潮水般湧來，「在組織眼裡，沒有價值的影子，就必須被抹除。」

我們回到了基地。龍爺的親衛隊已經在門口等候。

「二爺病得不輕，龍爺請他去『後院』休息。」領頭的教官冷笑著，那是組織專門處決叛徒和廢物的地方。

大哥的手按在了衝鋒槍上，氣氛瞬間緊繃到了極點。只要一聲令下，我們就會對自己的「家」開火。

但就在這時，二哥突然動了。

他那雙渾濁不清的眼睛瞬間恢復了明亮——或者說，一種比瘋狂更可怕的冷靜。他輕易地掙脫了那條我以為鎖得很牢的鐵鍊。原來他一直都在偽裝，或者說，他的瘋狂中存在著某種我們無法理解的邏輯。

「三弟，俊凱。」二哥輕聲喚著我們的名字，那聲音聽起來竟與從前無異，「這齣戲太難看了，我決定換個結局。」

二哥從雨衣下掏出了那堆雷管。他並沒有安裝在劇院，而是帶回了這裡。

「跑。」他說。

那是命令，也是遺言。

二哥轉身衝向了龍爺辦公室的方向，身速快得像一道殘影。親衛隊瘋狂開火，但他像是不知疼痛的幽靈，在彈雨中穿梭。

「走！」我拉住還想衝進去的大哥。

我們衝出化工廠的那一刻，背後傳來了足以震碎耳膜的轟鳴。整座地底基地在連鎖爆炸中塌陷，火光沖天而起，將夜空映照成一種詭異的橘紅色。

俊豪，那個曾經最優雅的二哥，用最狂暴的方式，為我們這段扭曲的組織生涯畫上了句點。

灰城的雨依舊下著，沖刷著地上的血跡與灰燼。

我和大哥坐在一輛破舊的二手車裡，向著城市的邊緣駛去。我們再次回到了原點——沒有靠山，沒有身份，只有彼此。

「他最後是清醒的嗎？」俊凱看著窗外倒退的風景，低聲問道。

我握著方向盤，想起了二哥最後那個眼神。那裡面沒有瘋狂，只有一種解脫後的倦意。

「也許對他來說，這座城市才是真正的瘋人院。」我說。

我們三個人，一個成了死在火光裡的瘋子，兩個成了在荒野中遊蕩的孤魂。這就是殺手的宿命，沒有標題，沒有英雄，只有在黑暗中不斷旋轉、下墜，直到最後一抹餘溫也被寒冷的夜風帶走。

我踩下油門，消失在黎明前的最後一道陰影裡。

我們依然是「殺手三人組」。只是現在，其中一人，永遠留在了那場瘋狂的火光之中。